

浮

世

清

音

梁志玲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浮世清音

FUSHI QING YIN

◎ 梁志玲 著



广西2014—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清音 / 梁志玲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6.1
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ISBN 978-7-219-09738-0

I. ①浮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9148 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
责任编辑 林晓明
责任校对 曾蔚茹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版式设计 李彦媛
封面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

王 媚

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印 刷	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30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9738-0/I · 1853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微尘清扬

002 / 出发与抵达

019 / 阳光盛大

027 / 稳 住

第二章 浮世清音

042 / 台上台下

049 / 移植事件

059 / 红与黑

064 / 陌生人

070 / 角 落

075 / 热闹的形式

079 / 拆迁与篡改

第三章 城市清欢

084 / 我是凡人，需要人间的忧伤

099 / 岁月的秩序

104 / 风景旧曾谙

109 / 在缝隙中

113 / 走过城西路

117 / 尘在手中

123 / 触 角

129 / 米的气息

133 / 行走的吆喝

136 / 指纹里的生命

第四章 苍苔清幽

142 / 屐齿印苍苔

156 / 茫然的空间

162 / 孤独的壁垒

172 / 角 色

185 / 突然静止

189 / 灵魂之死

第五章 草木清宁

196 / 如草木般清宁

203 / 饱满的颜色

209 / 我就是农民
212 / 阡陌纵横录
219 / 散淡的黄姚
222 / 阳光的衍生物
225 / 回乡记
230 / 轻逸之美
236 / 配角的逆袭——山黄皮

第六章 碎片清逸

240 / 尘世的豌豆
243 / 算了吧
246 / 有关吃的往事
249 / 最后的稻草
252 / 沉默的床
255 / 突兀的盛开
258 / 算盘噼啪
262 / 老古董
265 / 发 呆
267 / 转瞬之间
269 / 占 领
273 / 后 记

第一章

微 尘 清 扬

出发与抵达

2006年3月11日，我正坐在前往南宁的列车上。列车员推着小车兜售东西，吆喝声抑扬顿挫——“饮料、啤酒、香烟、小吃、八宝粥”，充满了鲜艳的饮食的气息，小车里五颜六色的东西是庸红俗绿的，喊到“八宝粥”时声音有点拖泥带水，含糊成了“宝宝粥”或是“爸爸粥”，那又怎么样，人的气息是挥之不去的。

我坐在列车上，列车的行驶是一种滑行于地球表面的机械运动，它使人发生移动，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的数量，使人发生量变而已。

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小弟告诉我说：“外婆走了。”我“啊”了一声，又安静了。周围的人并没有对我投以异样的目光。

到了南宁，换乘公共汽车，与小弟会合，再赶乘快班回到我生活的小城，再坐上三轮车。无论我乘坐什么样的车，它们唯一的区别是速度，共同的地方是它们在使人发生量变，我们坐在使人发生量变的车上去看望一个已经发生质变的人——我的外婆，一个正在上路的生命，她永远无法再滑行于地球的表面，她将永远下潜，

奔赴我们无法预知的无限的广漠的未知中。

外婆已经移到了地上的席子上，身上覆盖了略微泛黄的白布，这是一种土织布，俗称“白扣布”，那种接近天然的白色总是与“孝”和“死亡”有关，它的白不是绝对的。现代社会中的白布掺杂了太多的技术，比如增白粉，比如荧光粉，它们在与天然决绝，张扬着完美的白色。可是生命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？所以“白扣布”宽容地接纳了微微的黄色，它使一切有了一种别样的黯淡的温暖，它将缓慢地包容死亡——此刻它正在包容我外婆冰冷的躯体，八十八岁的生命，也算是喜丧，黯淡的温暖。我的手臂上也缠了一根窄窄小小的“白扣布”。

白布的起伏不是很大，五岁的小表妹悄悄指了指，说：“外婆的头在那个方向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因为头与脚的起伏没有多大的区别，我对表妹稚气的解释表示理解，她只知道头与脚的方向而不知道什么是死亡。她问母亲：“外婆怎么不睡在床上上了？”母亲说：“睡在地上凉快一点。”她又问：“那盖那么多东西不更加热？”母亲说：“你出去玩吧，不要那么缠人没事不要进来。”

我跪下来，焚香插到灰盆上，烧了一些纸钱给外婆上路用。她的脚前放置了两碗白米饭，筷子与匙羹也配放在那里，还有一盏煤油灯，有灯照着她吃饭，上路。她的躯体两旁各放置了一个小碟，是盛着生油点的灯。

我为外婆点上一支香烟插到灰盆上，是她生前常抽的“青竹”烟，虽然她不是很喜欢，但它便宜，一块钱一包。我母亲有记忆时就知道外婆喜欢抽烟。据说吃糖可以戒烟，吃九制陈皮可以戒烟，最后，烟还是照常抽，糖和九制陈皮也必不可少地照吃。另外因为喜欢在烟雾缭绕中回想往事，常犯偏头疼，外婆就吃上了“退热散”，最后她迷上了“退热散”配方中微量的咖啡因。烟、糖、九制陈皮、“退热散”，构成了她的零食结构。外婆有时会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做姑娘时，在越南高平抽的可是上等的鸦片。我家里人可是跑马帮贩烟土的。”这句话似真似假。

外婆的经典动作是：坐在床上，支着双膝，膝盖顶着下巴。床沿密密麻麻的黑点，是搁置烟头留下的烙印。她抽烟，叹息，然后揉揉太阳穴，说，头又疼了。有时就把风油精涂抹在太阳穴，或是就涂在烟头上。烟抽完了。头还疼，于是，她撕开一包“退热散”，伸出舌头，把粉末倒到舌面上，闭嘴含了一下，再喝上一大口水。药是苦的，口就苦，于是，剥开一粒糖含上。她吃的糖，经过几次变化，先是一毛钱一粒的硬糖，后是薄荷糖，最后确定为冰糖颗粒。

所有零食前前后后地登场，都只是因为异国记忆的存在。也许一开始是为了驱逐记忆，然而在与记忆较量时，强大的童年情景总是让各种充当驱逐工具的零食一一溃败，最后所有的零食褪变成外婆回忆往事的道具，甚至是一种情调。

外婆在没有星星的夜晚，躺在竹椅上，竹椅置放在天井中的苦楝树下。外婆穿着无领无袖的月白色上衣静静地、沉沉地融化在黑夜里。她脸的轮廓线条被黑夜施了催眠术睡了过去。这时，她冷亮不扩张的烟头凑向脸庞，借着亮唤醒了一些线条，半明半暗，再一微动，线条浮动，似乎那是一张一气呵成的脸。她夹烟的手搔了一下下巴，仿佛不小心手指绊倒纷至沓来的记忆，慌忙抽身，把脸的线条抽拉成一条直线，幻成游蛇行于荒野中。烟灭了。只有烟雾扬眉吐气般喷了一空。想象着游蛇蹿向滴漏时间的空隙，于是卡在那里扭曲挣扎，时间停止了滴漏，一切可以这样顿住、空白。

我曾多次在我的小说中描写类似的镜头——虽然我的小说并没有得以发表，只是有时候主人公会幻化成男性，很沧桑的男人，但是我所要表达的对生命的无奈是彻底的、黯淡的，它有着颓废的唯美。

童年的我有一段时间和外婆一起住在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街上。年幼的我目光清澈，甚至不知道哭与流泪的区别。我守在她的身旁，不太敢像猫一样亲热地蹭她，只是懵懵懂懂地注视着她，注视着泪水从她闭上的眼睛流出来，我无法区分哭与流泪，见多了许多老人的风泪眼，就不能明辨其中代表的心境了。我静静地看着她的泪，同时滑出的泪，只因半侧脸，一边倾斜，另一边平直点，于是有一行泪领先行过，一路填了些皱褶，另一行泪中途开溜坠入耳边的发丛，濡湿润腻。我看着，似乎在丈量比画痛苦，似乎在奇怪痛苦是怎样具体到泪的形式上，带了一种不相关的诧异似乎又是安然。

当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时，我知道它们充满了意境，是空灵的，但是可读性不强。我们的人生更多的是可读性不强的，也同样是与空灵无缘的。但是我的外婆在我删去一些意境后，她还是有故事的。

我来到右边的席子上跪下，开始漫长的守灵。我旁边是外婆的三个女儿——母亲以及两个姨。

守灵是对生命最隆重的尊敬。所有琐碎的纠纷将在守灵夜里重释与升华。

三姨说：“谁知道妈会走得那么快。夜里她说肚子疼，因为经常疼就给她

吃了止痛药，安定后，开了核桃糊给她喝，还吃了一个香蕉，我还打了电话给二姨一声。”

二姨说：“半夜电话响时，我也是心神不宁的。前几个月妈胃出血时替她输了五百毫升的血，顺便全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她最关键的是腹动脉上有肿瘤。只能保守止痛，不能治疗了。她的日子不多了。可能夜里就是那个血管瘤破裂了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今天她还喝了大半碗米汤，还走出门口来张望了一下，过一个坎坎时还小跃了一下，真是胆大。”

我母亲说：“可能是回光返照了。”

亲人们仔细检查着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，在哪一个细节中可以挽留一个生命，哪怕是暂时的。在平时忽略的地方略略表示一下忏悔。

有亲戚说，你们忘了给外婆盖一张红布了。于是我们取下白布，我看见了外婆的遗容，她的肤色暗青，正在退隐的生命晦暗地发出气息。眼睛闭得很紧，嘴微张，舌尖顶了一枚硬币。她穿了一身黑衣，脚上套了一双白底圆口黑布鞋。两手放置于身体两边，各抓了一团饭。庞大的黑衣非常隆重地把她淹没了。肉体靠衣服显出大致的轮廓，最后一刻生命的被动与软弱被表现得不动声色。我有点悲哀，却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。布重新盖上了。

外婆前段时间提出，拿那套衣服出来穿穿。母亲一时反应不过来，说：“什么？哪一套？”外婆说：“心中有数的那一套。”那套在“大有号”寿衣店里买的衣服最终给外婆过目了一下。她慢慢看着，抚摩着，没说什么。没人在时也许她试穿过，因为有一次，她淡淡地说：“宽了，也得。”一时让人反应不过来，一想又懂了。外婆非常喜欢针线活，凡新买的衣服必被她改一下才上身，也许这是唯一一套没被拆缝就上身了的衣服。

有一次，她和三姨讨论寿衣，她说：“寿衣不要金属扣，容易硌身子，塑料扣也不好，火化会发出爆响，惊扰人的。”我听着鼻子发酸，鼻涕水就下来了。

外婆对我说：“你感冒了，就要早吃药。”房间里的空气一时有点凝滞。

外婆自顾自地说，昨晚又梦见越南的姐姐，战争时被活埋的哥哥来看她了。凡是已经死去的人她都反反复复梦见了。吃早餐时，她经常和我描述昨天晚上又看见鬼了，鬼长得什么样，和她说了什么，穿什么衣服，又是怎样走路，她甚至还学着走了两步路。我埋头吃着东西，不敢吭声。外婆觉得很

无聊，她对我沉默而又冷不丁的顶撞的性格的评价是：不吭声的狗咬死人。餐桌上只有外婆的声音在回荡，我抬头看见她，肤色青灰，两耳大而肥厚，这是一对预示着长寿的耳朵，可是再长寿的东西也有个尽头。我心头一阵发紧，我知道我再也不敢顶撞什么了。

我们默无言地听着，毛骨悚然。这样的述说越来越多，我们也疲于呈现该有的表情，听了也就听了，无能为力。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缓慢地暗淡。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忙，我们也许都不是优秀的倾听者。而外婆也许在抓紧时间重复着自己的述说，她对我们不够积极的反应充满了愤慨，经常泪流满面。

而我们只能敷衍地说：“你身体一好我们就帮你打听你的亲人，回去一趟。”

有时候有朋友来看她，就逗她说：外婆教我两句越南话，我好去越南做生意。外婆就得意地说了，而且诲人不倦。然后又继续自己唠叨的故事，激动之余又放声大哭，搞得众人面面相觑。

母亲经常说：“妈你少哭一点，你老哭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你。你的身体已经是这样了，要保持好的心情。”

外婆说：“我就是忍不住。”

外婆病了以后，我们决定让她和三姨住。然而她和我母亲一起住了几十年，感情太深了。外婆在三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，老吵着回我家，而我母亲也老了，夜里实在陪不了床，二姨她上班又陪不了。我们反复劝说，在三姨家吧，她年轻照顾得了，工作也随意，迁就一下子女。

外婆有时想得通，有时想不通，想不通时整天吵着要户口本，说去找派出所安排住处，要找政府，要不然她就来到小城里最繁华的百货大楼，又是放声大哭。外婆的能说会道是非常著名的，也是非常煽情的，小城里的很多人都认识她。她需要围观带来的瞩目。

她要控诉的是：我没有家，到处都没有我的家，所有的人都在抛弃我。说得声泪俱下，不明真相的人纷纷红了眼圈，开始指责她儿女的不孝。

这个举动非常让人无可奈何。被影响声誉的做老师的二姨非常生气，她对外婆说：“我们已经对你很好了，吃穿营养治病都有，你要户口本是吗？你有户口本吗？你是中国人吗？你不是，人家懒得理你。”

外婆强词夺理地说：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

二姨情绪激动地说：“某某师母说我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，公安局黄叔语重心长教育我对长辈要耐心，还有……没影儿的事人家怎么老说呢？说

我不像为人师表，气死我了！”

二姨跪了一下，又上去为外婆上香，烧了一些纸钱。重新跪下时，我们闲聊了几句，清点外婆的一些遗物。首先是一本蓝色的证书——外国人暂住证。外婆没有户口本，只有这本东西。这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外婆的身份，它有着粗糙而又单薄的权威，苍白的权威无法为一个生命做盖棺论定，白纸黑字也许意味着证据，证据对于一个丰富的生命是言不及义的。

打开暂住证，内页已经泛黄了。姓名：陈海萍；出生年月：1919；籍贯：越南高平；暂住处：崇左县太平镇。

盖了崇左县公安局的公章，当然现在是崇左市了。非常简单的文字，技术最差的假证伪造者都可以仿制。这样的身份太不值钱了，所以高科技的制作没有必要落实到这样的东西上。

二姨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个就不要陪葬了，留个纪念吧。”

没有人知道外婆的真实姓名，“陈”接近越南姓的音，而外婆来来回回中国几次实在像一个传奇，它与几场战争有关，这样的漂泊像海萍一样，没有根基。于是一个叫罗荫枢的男人，为她取了名字，“陈海萍”，也许落笔时还微微叹了一口气。

那个男人是我的外公。一百多年前，广东梅县地区的罗姓两兄弟漂泊来到一个叫崇善县的地方，崇左县那时叫作崇善县。他们繁衍人口，经商生活。外公读过八年私塾，常为人写状纸，杂七杂八的活都干过，年龄大时，改行为人做道公。那时的外公瘦弱，体形颀长，有着中年人应该有的沉稳笃定，前后两个老婆的逝去，把他折腾得略略疲惫，留下的一个幼女正扶着大肚而又空荡荡的米缸学行步，女儿的口水把米缸的外壁弄得湿漉漉的，米缸的细小紧密的裂缝在口水的涂抹下显得异常清晰，仿佛是在水的滋润下茂盛蓬勃地生长出来，那是长不出树叶的枝丫，没有收获的疯长，令人恐慌。好在大男人何患无妻。这时有人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，那时的外婆虽然只是二十出头，却也经历了两个男人，满脸沧桑，两个人都在寻找黯淡的温暖。他们非常缓慢地相爱了，成了柴米油盐夫妻。外婆就这样做了外公的填房。

那个扶着米缸学步的幼女有了后妈，外婆是不是一个好的后妈谁也不清楚，印象中外婆是不大喜欢孩子的，她喜欢用烟头以及针线恐吓淘气的小孩。

“再不听话我烫死你。”“再不听话我针就扎死你。”

我不能心甘情愿地用“慈祥”两字形容外婆，她是乖张的精密的精力充

沛的个性十足的。而“慈祥”这个词太温暾太具有奉献精神了。

1965年中国政府出兵越南“援越抗美”，青石板古镇来来往往大量的士兵，开赴前线的，从前线退下来的，在人流中一个士兵把当年扶米缸的幼女裹挟走了，他们来到了天津。在褪去军装的威猛后，他们面对的是琐碎与贫困，南方人与北方人的饮食冲突，温婉与粗暴的尖锐冲突，这个女人回来了。然而古镇对她是陌生了，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在了——父亲在1968年去世了，徘徊再徘徊，她又回到了北方，潦草嫁人，又潦草地死去了。似乎女人的家是在男人身上的，这似乎是女人的宿命。

五岁的小表妹又溜了进来，好奇而又惶恐。

我问：“外婆喜欢你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喜欢，她老用牙签戳我的手。”

我问：“你喜欢外婆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喜欢，她骂我短命鬼。”

我们对生命的爱憎是直白的，年幼的人更是不去深究其中的渊源。

我潦草地说：“外婆病了，心情不好。”

女人的家在哪里？这是个不好说的问题。是在男人身上吗？

外婆的家似乎是在这里了。因为她生养了三个女儿。我的母亲是长女。外婆对自己的选择也许还满意，因为久不久她会说，宁可嫁一个街上的年龄大的男人，也不愿嫁一个农村年轻小伙子。所谓宁做街上狗，不做村里人。

选择街上年龄大的男人可以得到暂时生活的安逸。至少街上稍微平静的日子使外婆得以保留抽烟这个略略小资的习惯，保留使用头油的习惯，这使她在八十五岁时依然保持天然的黑发，比我的头发还黑。我湖南的女友远道来看我时，仅仅和我照了几张相片，却和我外婆照了几十张相片，外婆的风头盖过了年轻人。

外婆常常说：“我在越南时，家里还有丫鬟。我大哥结婚时点了几百盏油灯呢，有多少人家点得起啊。”我常常嗤之以鼻，笑这种做作的炫耀。我说：“越南很穷的，女人都千方百计嫁到中国，越南女人不值钱的。”

外婆非常生气，说：“那是现在，过去不是这样的。”

从外婆几十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，我大概知道外婆生长在越南高平一个小城里，居住的地方呈锅底形状，母亲说叫“天底”（近似音）。是一个矿区，居住的房屋全是竹片搭的，以方便不断的拆迁往高处，随着矿的开发，房屋

就往上挪。

房子是竹子搭的，竹子天然地亲近火，失火就成了家常便饭。所以外婆唯一会唱的一句歌谣是：“火烧山顶，狐狸走啰。”仅此一句。奔走的不仅仅是狐狸，还有拖儿带女的外婆。

1960年困难时期，在吃过了龙眼核、芭蕉树后，家里的人奄奄一息，满脸浮肿的外公说：“你还是回越南吧，给自己一条生路也给孩子一条生路。”外婆独自带着三个女儿去到越南，当然三个女儿包括尚在肚子里的三姨。

防疫打针，照相，验证件，过了零公里路，换车等。经过繁杂的手续，她们到了越南，那一年，母亲十六岁，有了清晰准确的记忆以及学习语言的主动。在发黄的相片上，我看见我的母亲稚气地咧嘴，嘴角挑着一丝笑意，披着长长的头发，在额角稍微绑了两束发以防备凌乱的头发撩拨如月的脸庞，这样的梳妆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过。母亲是美丽的，对于她的美丽，曾经有人说，怪不得能嫁得到一个大学生。容貌似乎只有在“嫁”上才能彻底地体现其价值，“嫁”的积极走向使容貌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可惜我长得像父亲，一点都不漂亮，这使我性情阴郁。

1960年，外婆在越南生下了三姨。

那时候的越南物产是丰富的。我母亲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场景。她的叙述是生动的。即便是在经历了20世纪的物质文明，她依然没有否认那时的斑斓富饶的生活。

你不知道啊？在竹林里，那些蓬蓬松松的土包看似坟包，其实不是的，你只要用手掬走一撮撮浮泥，下面就是米粒一样的蚂蚁蛋，还反光呢。快手快脚地扒拉进竹筐里，满满一大筐哩。在糯米饭蒸熟后，把蚂蚁蛋铺在糯米饭顶上，再盖上盖子，焖一下，揭开锅，香！真是香！你简直分不清哪一粒是糯米哪一粒是蚂蚁蛋。每一次说时，母亲往往以咽口水的动作配合，那样的野味是文明化的，今天无法品尝到的。在蚂蚁蛋和米粒一样昌盛的岁月里，还有什么不能昌盛繁荣呢，包括人丁包括心情，它们是充满生机的、直白的。

你不知道啊？那里的鸦片也是茂盛的。我曾经透过门缝，看见邻居的阿三，把铁皮烧红，把罂粟果划破，让乳白色的浆落到铁皮上，烟滋滋地升起来，阿三赶紧凑上去，猛抽鼻子，陶醉过去。我最喜欢偷看他抽鸦片了，让你外婆多次凿脑袋。你看阿三吃了烟后，走出门吹着口哨，心情好得连鸟也想撩拨下来。看见小孩笑容也多了，不再吓唬小孩了。

你不知道啊？那里的水清得可以直接舀来喝。那里的鱼伸手可触及。

我想那应该还是没有经历战争的越南吧。简单淳朴，人有一点小奸小诈，却不失真实。

日子过得舒适了，外婆说，干脆把外公也申请过来吧。这样一申请，结果给领事馆发现了问题，怎么她们住了两年多？超期滞留了，马上督促回中国。

这时候，一场战争又开始了，每一天都有飞机从天空呼啸而过，撒下了大量的传单。小孩们最初对花花绿绿的传单充满了好奇，用传单折叠飞机，呵了一口气，振臂一挥，纸飞机欲与铁飞机比试高低，在徒劳中享受混沌的快乐。在追逐了一段时间的传单后，小孩开始厌倦了，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脸色沉重的大人身上了。

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开始了，战争在召唤出发与结束。于是外婆从越南出发，又是拖儿带女。越南的风是干热的，它几次想掀起紧扣在外婆头上的越南帽。那种帽子极具地方色彩，呈金字塔形，塔形坡面是用月白色的竹叶铺展、码缝而成，帽里左右各置一个蝴蝶状的牵绊，拉扯着一根线。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居住的小城一度风靡这样的帽子。潮流是反复的，仿佛人的命运。那时的外婆应该穿的是黑色阔脚的麻纱长裤，紧身短小的白色圆领上衣。风把外婆的身材从衣服中勾勒出来。衣服与头发的飘逸，使人有了树一样婆娑的感觉。黑与白斩钉截铁的对峙，上轻下重的颜色搭配是那个国家的女人最传统的打扮。黑与白的决绝是那个国家人民隐忍的性格，然而我的外婆只是一个渺小的生命，她是随波逐流的。

外婆是被战争驱逐来驱逐去的生命，渺小的生命无法与恢宏的政治抗衡。裹挟在战争中的任何人道主义关怀往往是留于浅层的政治姿势，平民是无辜的，政治的强大需要牺牲“无辜”，所以，蚂蚁一样的生命本能地离开战火。

过了零公里后，外婆她们顺着井然的铁轨，把家从越南迁到中国。长长的铁轨走着四个人，外婆担着担子，里面放着肉、米、罐头等中国紧俏的东西，虽然说罐头往往就是中国支援给越南的，但是现在是越南人实实在在地拥有它，它的来龙去脉只是属于政治的迂回。

回家的路上需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，黑而长的隧道像时间的隧道，疲惫的外婆还是感觉到了轨道的战抖还有隐约的轰鸣声，在迷惑中她们还是前行，只是在突然渐进的声音中，蓦然回首，火车已经出现在眼前。危险是突飞猛进的，人的爆发力也在突飞猛进。担着担子的外婆一把揪住二姨，而我的母亲一把揪住三姨的衣领，以大带小。庞然大物轰隆隆而过，

只剩下摊在地上的人和物资。时间在静止，然后苏醒，所有的人都还在，故事得以持续。

夜色是在毫不犹豫地黑下来，灵前的檀香柱的灰烬无声无息地塌陷下来，偶尔有烧尽的纸钱被风托起，转着小小的旋，转累了又轻轻地落下。长明灯又添了一次油，灯芯被轻轻挑起，光跃动了一下，又回落到近乎凝固的亮度，那样没有变化的亮近乎无动于衷。

闲聊的人间或打起了呵欠，有人想睡在就近的床上，被呵斥，生者不许睡得比死者高。我们必须对死表示最隆重的尊重。

有蜈蚣出来，有人尖叫了一声。有人抄起鞋子，作势要打。有人制止，说，这个时候的小动物是不能砸死的。

这条有着晦涩意味的蜈蚣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摆动着三寸长的身躯，款款而行，像走着某种闻名遐迩的时装步子。我看着它目标明确直奔进外婆层层叠叠的铺设中，不知道是死亡对小生灵多了宽容，还是死亡让小生灵有一种天然的亲近，死亡让一切呈现一种一了百了的平等——算了吧，由它去吧。

我不知道，蜈蚣会爬入外婆的口中还是鼻子里，我有点毛骨悚然。它是从靠近头部的地方钻进躯体的。我在忐忑不安中注视着外婆，外婆被堆在布中，无所事事地等待某种召唤。几分钟后，蜈蚣从另一头钻出，又是款款而行。我松了一口气。

可是后来，那只蜈蚣居然又出现了，像先前一样，在死者的躯体上溜达一会儿，又从容不迫地走了，走的路线和第一次大致一样，刻意绕开生者。我吃了一惊，目送它消失在屋角。

这个行走又重复了一下，进行了三次的行走，与“三”有关的举动突然间就具有了仪式般的隆重，典礼般的深刻，像是召唤魂魄的过场。

有人说，是外公在指引外婆上路，他们的魂魄在相遇。

关于相遇，我突然想起了法国杜拉斯的《情人》。——我已经老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，他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对我说：“我认识你，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，你还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，现在，我是特意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，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”